

风起窑湾在等你

王夫敏

一夜的小城酥雨,飘荡在窑湾古镇的暮色里,水乡的清晨,轻风徐徐。

大运河畔, 飘渺的晨雾尚未散尽,薄纱轻笼着窑湾的黛瓦,若即若离。

微风吹拂,古渡口石阶上,纤绳紧系,绳索下的深深烙印,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久远的船工号子,在水影里荡漾,仿佛在诉说着千年运河,嵌入古镇肌肤里的印记。

隋唐的帆影,在记忆里明灭,漕船载着帝京的繁华南去;船夫的背影嵌入鲁南的晚霞,化作骆马湖畔,飘洒的和风细雨。

如果说,运河是游子背上蜿蜒的乡愁,今日的窑湾古镇,便是水流千折百回处,荡起的涟漪。

曾记否,北国的雪,覆盖漕船厚重的记忆;南国的风,吹绿了彭城的岸,把无数个百转千回的梦,停驻进这温柔的港湾里。

清晨,风从骆马湖浩渺处来,吹动运河上千帆竞起。登古镇最高处,见烟波尽处,水天合一;恍然彻悟:窑湾本就是运河凝成的一滴泪,含着盐的咸、酒的醇,与千年不化的回忆。它浮沉于波涛却始终如舟,载着浩荡的史诗,亦泊着尘世的暖意。

夕阳西下, 在古渡的石阶上徘徊。斜阳将归帆的影,投在码头墙上,留下斑驳的痕迹。南来北往的舟船,在此卸下盐包、离愁与瓷器,又载走甜油、渴望,与满船的粮米,这方寸渡口,竟容下了半部漕运春秋,虽过千年,运河儿女,从未忘记。

窑湾的巷弄,是时光的针脚,中宁街青石板上,独轮车辙与岁月相互挤压;西大街甜油坊,陶缸静默如哲人,守着三百年发酵的秘密。当吴家典当行的木格窗透出灯火,整座镇子便沉入水色淋漓的旧梦中,不歇不息。

来窑湾吧, 让古镇把寻梦的桨

橹荡起。

你若春天来,请踏过酥雨洗亮的青石板,举一把细花阳伞,坐在樱花拂过的月河桥畔,让古镇陪你一起笑谈流水,不言别离。

看落瓣逐清波, 赏月河潮起潮落。水边老柳垂丝, 钓起半河粼粼往事,恍若时光的碎锦,缠绵相依。

古镇有数不尽的故事,更有写不完的千年传奇。

你若盛夏来, 碧波荡漾的骆马湖,荷莲摇曳,绿盖擎起。渔歌唱晚,桡橹摇曳,晚帆千点,沙鸥翔集;飘渺的雾色轻曼,待到渔火初上,这一河的星月,化成枕水人家的温馨故事,水面上,到处飘荡着欢声笑语。

秋霜降时,枫林为窑湾披上金红的霓衣。菊香越过马头墙,醇美的窑湾甜油,香飘万里;此刻,你若来,可以踱步,可以畅怀,也可以饮一杯醉人的绿豆烧小憩。待月色涨满河道,与相约的人,倚

栏相望,饮一壶月光酿成的惆怅,一起诉说心语。

冬雪倾城,最是美丽。曾经地老天荒的誓言,化作漕运码头悠长的汽笛;白雪皑皑的吴家大院,重门深锁,窑湾古镇,冰凌垂檐如钟,白头到老的约定,化成冰晶玉洁的相许。

你不来,白雪不老,窑湾便成了泊在运河边的玉舟,繁华过后,那一河의 乡愁,是古镇为你留下的赞礼。

你踏雪寻至山西会馆的廊下,炭火正暖,一壶老酒,一席窑湾船菜,便融化了千年的风霜雪雨。

夜色安然,静水深流,聆听河水在船底细语——那是母亲河在谆谆叮咛,更是母亲河均匀的鼻息。而窑湾,这运河孕育的明珠,终以它温润的灯火,为游荡的水魂,铸就了一枚永恒的乡愁印记。

风起窑湾,你若来,窑湾古镇在等你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韩歌从怀中掏出小塔黄交给林晓。林晓手捧小塔黄仔细瞧去,只见它仅有巴掌般大小,通体呈灰白色,与白马雪山的岩石颜色无异,小塔黄如莲花般盛开,只是中间结满了数十颗绿豆般大小的黄色果实。

林晓仰天大笑道:“想不到这千年至宝当真落入我的手中。”

“只怕未必。”话音未落,一个黑色身影如闪电般向林晓扑来。

林晓急展轻功闪避,黑衣人一招扑空,迅即变招再次向林晓手中的小塔黄抓去。

林雪抽出兵刃向黑衣人攻去,黑衣人只得暂停抢夺小塔黄,赤手空拳迎战林氏姊妹。

林晓以话相激道:“欧阳前辈久负盛名,今日与我等后辈相争,你就不怕传出去被江湖朋友耻笑吗?”

黑衣人正是五圣之首日圣欧阳靖西,他一边施展绝学攻向林雪,一边冷笑道:“今日你们都得死!难道死人也会说话吗?”话音刚落,他已一掌将林雪击飞。林雪惨叫一声躺倒在地,连喷数口鲜血。

林晓大叫道:“妹妹,我替你报仇!”说完挺剑向欧阳靖西攻去。

双方缠斗了数十回合,随着一声惨叫,林晓身体重重地跌落在地上。

欧阳靖西嘿嘿冷笑道:“你们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,非要耽误老夫的时间,现在老夫要让你们生不如死。”说着,他一步一步地向林晓走去。

林雪叫道:“欧阳靖西,亏得你是武林前辈,我死也不会放过你!”

欧阳靖西冷笑道:“下辈子吧,老夫等你来寻仇。”

吕思突然大声喝道:“住手,放了他们!”

欧阳靖西转向吕思,上下打量了一番道:“原来你就是玉面毒狼。”

吕思愤然道:“身为一代宗师,理应成为习武之人的榜样,而你却做出如此卑鄙无耻之事,与小人何异?”

欧阳靖西不怒反笑道:“听说你在郭家庄独斗云、雷二圣,使得江湖谣传你的武功在五圣之上,今日老夫就好好领教领教你这头毒狼的武功。”

林晓大声叫道:“你明知他武功尽失,却要和他比武,当真是不要脸。”

欧阳靖西哈哈大笑道:“他是不是武功尽失,我只有试过才知道。”说完双手运足十成内力向吕思隔空平推而出。

林晓等人不忍看到吕思被杀的惨状,都将眼睛闭了起来。

只听“轰隆隆”一阵巨响传出,日圣欧阳靖西的掌力被两股力道震得偏离开来,附近的一块巨石被劈得粉碎。

林晓等人睁眼看去,只见眼前多了两个衣袂飘飘的年长女子。

年长女子身后一个身着黄色官装的少女远远叫道:“日圣的武功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待少女走到近前, 欧阳靖西惊道:“夏邑公主,你怎会到此?”

夏邑公主刘彩奎看了看吕思,转向欧阳靖西道:“我听师傅她老人家说,今日此地有毒蛇要现出原形,因此便带侍从来瞧瞧热闹。日圣前辈,你可见到那条毒蛇了吗?”

欧阳靖西听她羞辱自己,恼羞成怒道:“你说话如此恶毒,当真以为老夫不敢杀了你这个公主吗?”

刘彩奎故作惊慌之色道:“莫非你就是那条变作人形的毒蛇。惜容、惜颜,这可如何是好?”

赵惜容冷声道:“公主放心,我们姊

妹专打毒蛇的七寸。”

欧阳靖西闻言大怒,纵身一跃使出绝学朝霞神功向赵惜容攻去,赵惜容手持长剑施展紫薇剑法迎战。

两人缠斗了数十回合,赵惜容渐落下风, 赵惜颜急忙抽出长剑跳入战圈,与赵惜容合力迎战欧阳靖西。

随着三声大喝,欧阳靖西与赵氏姊妹的身影骤然分开,鲜血自欧阳靖西的右胸处缓缓流出,赵惜容与赵惜颜各自喷出一口鲜血。

欧阳靖西杀机更盛,他暗自凝聚内力准备做奋力一击,赵氏姊妹也连忙调整呼吸,准备迎战。

刘彩奎忽地咯咯笑道:“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,名满江湖的五圣之首居然被我的两名侍女打得鲜血横流!可怜呀,可叹!”她知道大战之际最忌心神不宁,因此故意出言相激。

欧阳靖西不愧是武林枭雄,怒火刚起,很快便调整过来,嘿嘿冷笑道:“堂堂公主居然为了一个淫贼千里奔波,才当真成就了武林‘佳话’!”

刘彩奎粉腮一红道:“日圣虽然武功不行,但是妖言惑众的本领倒是高明得很!”

欧阳靖西闻言顿时失去理智,飞身向刘彩奎扑去。赵氏姊妹分别从左右两侧向欧阳靖西的要害攻去,欧阳靖西只得回身自保。

正当他们三人斗得难解难分之际,一个身着白色锦服的中年男子飞身来到林晓的身边。

(未完待续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黄河故道边的童年

华玉琳

我今年已年近七十了,住在城里,每天看着孙女和孙子上各种辅导班,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焦急与担忧。现在的孩子,连话都还说不利索,就被家长们塞进了各种各样的辅导课里。除了学习,还是学习,连一点像样的自由时光都没有。每当这时,我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少年时代,回忆老家那条很宽阔的黄河故道,想起我们那群孩子无忧无虑的日子。

我小时候,黄河故道就是我们的天然乐园。我们有很多种随时随地取材的土制玩具,还有各种各样充满野趣的玩法,推铁环、打木梭、逮麻雀……样样都能让人玩得停不下来。最让我难忘的,还是到河边打水漂和洗澡。打水漂,就是去河滩上捡那些小石片或薄薄的硬土坷垃,大家屏气凝神、侧身用力射向水面。看谁的石片在水面上滑得最久、距离最远,溅起的水花最多,谁就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。那些“精挑细选”的薄石片,射向水面的同时,也仿佛打开我们这群孩子单调生活中的无尽乐趣。

玩了一阵打水漂,身上沾满了泥与汗,我们便争先恐后地跳进河里洗澡。黄河故道,就是我们村里人天然的澡堂。村里的大人们都鼓励孩子早点学会游泳,毕竟“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失足”。因此,无论男孩女孩,都早早地泡在河水里,个个都练就了一身游泳的好本领。我们在清凉的河水里扎猛子、打水仗,任凭河水洗去一天的疲惫与烦恼。

如今,城里孩子被圈在小小的书桌前,失去了与泥土和水波亲近的机会。而我,只能在城市喧嚣中,一遍遍回味黄河故道潺潺的水声。水面上跳跃的石片、翻腾的浪花,不仅是我少年时代最快乐的记忆,更是我生命里永远无法被岁月抹去的纯真与自由。